

19.4.2



恩平文史

第二十一期



恩平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印

恩平文史

顾 问：关中人

编委主任：岑能端

编委副主任：梁植权

编 委：郑权欢 梁达威 吴华英 梁燮闲

责任编辑：吴华英

校 对：郑权欢

地 址：恩平县政协办公室

电 话：22482

港澳及海外联络处：当地同乡会、联谊会、宗亲会、恩中、
郁文、独醒、江海中学校友会

港澳及海外总联络处：香港恩中校友会

地 址：九龙官塘云汉街103—105号地下

宁记汽车贸易公司

电 话：3—436336 3—413897

3—425329

《恩平文史》特约撰述员

冯瑞祥（加拿大） 郑其贤（美国） 吴如亮（佛山）
吴达辉（美国） 余贤毅（委内瑞拉） 张文仕（香港）
郑素明（柳州） 岑羨湘（广州） 吴曼学（惠州）
陈焕明（陕西） 吴宝光（美国） 陈锦业（美国）

以下县内部份，按姓氏笔划排列

刘国强	刘北航	叶家稳	冯达云	冯庭佐	冯富永
冯能广	冯超平	冯霭湛	伍鼎新	伍英俊	朱金湘
余凤鸣	陈锡祺	陈家贤	陈伟瑜	何焕榦	吴万福
吴永真	薛天眷	吴百宁	吴贻朴	吴春活	吴柏治
岑日高	岑儒侠	岑玉恩	岑汝翕	岑结民	岑挺照
郑寿稠	张水源	潘天祚	张梓材	郑永真	郑朋年
郑炳光	郑祖荫	郑泽民	郑锡永	郑家仰	郑锦廉
郑彬	周思瑜	胡天荣	胡年润	唐文爵	唐良彦
唐泽民	唐锡良	黄球	梁允才	梁汉珍	梁作屏
梁作湘	梁治荣	梁洽逢	梁福桥	梁湘帆	梁焕章
梁燮闲	梁春华	梁俊峰	梁权	梁国强	

目 录

- 恩平土客之争始末 郑权欢 (1)
- 恩平教育概况 (清乾隆至民国 代) 叶家稳 (16)
- 恩平少数民族考 梁植权 (33)
- 基督教史与恩平教会 陈玮瑜 (36)
- 洪滔 吴能辅 (41)
- 江洲古塔 岑梦华 (44)
- 大江墟的兴衰 岑汝翕 (47)
- 大江“生意仔” 岑玉恩 (51)
- 恩平的印刷业 吴英茂 (55)
- 风靡一时的扬桥枪械业 伍鼎新 (58)
- 恩平首座水泥石结构的长顺石陂 吴愈炯遗作 (61)
- 恩平何时引种爪哇蔗 吴曼学 (64)
- 恩平之最 (二) 沙 龙 (66)

- 美国金星电台与创设者唐才 美国 郑奇贤 (70)
- 恩平村名初探 冯达云 (73)
- 梁柏与永真照相馆 梁梅芳 (76)
- 兄弟举人与“榄” 梁焕章 (81)
- 中国始创飞行大家
- 冯如纪念楼落成有感 广州阮绍麟 (84)
- 诗作管窥 加拿大冯瑞祥 (85)
- 题航空十女杰 佛山吴如亮 (87)
- 鸣 谢 本刊编辑组

恩平“土客之争”始末

郑权欢

恩平土客之争，自清咸丰四年（1854）始至同治五年（1866）持续十三年，才告平息。土客之爭波及六县（恩、开、台、鹤、高、赤），这几个县土客接触的地方都相继发生了冲突。其时双方对峙，互相袭击，家园被毁，人无宁日，疫疠流行，饿殍遍野，双方死亡人数以百万计。这场械斗涉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大在广东省历史上是一桩严重械斗事件。土著和客人皆源自汉族，虽徙地不同，习俗各异，未有积仇，为何同室操戈，势不两立？械斗期间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无能力派兵员平息械斗，原因是：首先，1854——1856年广东红巾军（天地会）举义，发布檄文，号召“反清复明”，大部份地区起义队伍声势浩大，水陆两路围困广州。后因两广总督叶名琛勾结英、美、法共同对付人民之反抗斗争，红巾军因寡不敌众迫于退至广西，坚持斗争达七年之久。其次，1856年10月粤水师千总梁定国在省河逮捕英走私船“亚罗号”水手13人，英提出无理要求不遂，派舰进犯珠江内河，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3月英纠合法国组织英法联军，侵踞广州四年之久，直至

1861年10月英法侵略军才退出。其三，县邑地方兵员不足，无法调解，只能坐山观虎斗，因此导致事态愈演愈烈，酿成一桩桩的惨剧发生。后来广东局势稍安，县罗邑侯告急省府，才发兵平息，将客人押往县外安置，土人才重返家园。

土客之争已年湮日久，笔者只据旧志史料整理成文，供读者研阅指正。

客家由来

客家人源于汉族，根自中原（今河南、洛阳、郑州、开封一带）。自公元317年——1867年有五次南迁。南迁初时都没有户籍，晋元帝乃颁《给客制度》的旨谕，着各处地方官适当的救济南移的子民，并以客籍的户口编入他们的户籍，所以当地人士乃称呼他们为“客家人”。

迁徙恩邑

清雍正元年（1723）督粮道陶正中以恩平、开平、新会诸县多荒地，从惠州、潮州、嘉州（今梅县）等郡迁出客人一批，挈妻带儿入籍恩平，安置在县东（金鸡）、西（那吉、清湾、大田、朗底）、北（西坑、尖石）一带的山区，租种土人地主的土地和开垦官荒，繁衍生息。客人有自己的族规，不准说土话；不准与土人通婚……。由于习俗各异，土客相处，互有隔阂，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代一百三十多年，客人在邑境已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

斗争起因

清咸丰四年（1854），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在广州、佛山起义，因以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义军先后攻克顺德、中山，东莞等县，并围攻广州与英、美、法侵略者支持的清军作坚决的斗争。时鹤山县冯坤仔率红巾军起义，为解决粮草，向客人征收军粮，为客人所拒。冯坤仔部便将华村客家财主高三的幼子杀掉。此事招致客籍头面人物武举人马从龙的愤怒，立即在恩、开、鹤三县交界的尖石（原恩平、今开平）、云乡（鹤山）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台、开、恩、鹤、高、赤六县客籍头面人物。经商定：借围剿红巾军为由，组织武装力量，暗地里却发动客人弃好寻仇，妄图歼除土著，归为统一。《马从龙致九龙客民书》已明白道出其用心，书中说“……兵强马壮，虎奋龙腾，长驱大进，直取羊城，……羊城卅县，唾手而得，将见王业可成，霸业可定，千载一时之会，焉可舍而不图，伏望你等兄弟，如践前盟，同遵旧约，戮力同心，复振鸿图，歼除土著，归为统一，庶嘉应成式，指日可见，斯不失祖宗复仇之志，亦以千万世无疆之业，尚祈决策，切勿延迟……”

马从龙借围剿“红巾军”为名，组织武装力量，此举得到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赞许和支持。原来叶名琛也苦于红巾军势大，而自己力量不足，也筹划着借地方武装力量去消灭红巾军，双方不谋而合。马从龙得总督的默许便肆无忌惮地诬

土人是红巾军而随意杀戮。

恩平东成梁亚喜、良心峒谢莲子、金讯何礼正、扬桥伍学卓等与鹤山“红巾军”遥相呼应，号召乡民参加义军，乡民反应热烈，短期内已发展到如火如荼，声势浩大。恩平邑侯郭象晋见红巾军来势汹猛，连忙在县内组织一支由客人、土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来对付红巾军。红巾军遭受严重的镇压，因寡不敌众，六月份以失败而告终。在战斗中客勇表现十分勇敢，得到郭县令的嘉奖。其时客人自恃破红巾军有功，极端蔑视土人。适云乡会议结束，邑境客籍头面人物如朗底武举冯保三、大田黄海东凭借外地势力，里应外合，串连县内客人购置军械，制造事端，准备着向土人发动进攻。

同年十月，鸡啼营、浴水、西坑、尖石、夹水等地二百余名客人佃农，首先拒向土人交租。当时土人已觉察客人的阴谋，为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各乡村组织起来，以应付事态的发展。十一月上凯岗土人联合邻乡团练攻打鸡啼营客人，对方有所准备，结果数十土人毙命。客人乘势攻破横陂村，屠杀男女老幼六七百人，屋宇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恩平延续十三年之久的“土客之争”，由此拉开了帷幕。

互相残杀

同年十一月五日何村客人大侵水松塘，后邻乡援兵至才解围。

十一月八日四更时分，客人分数路袭击上凯岗，黎明复围下凯岗，下午开平楼冈及关村伍姓、塘口何姓乡勇前来救

援，打败客人于乌猪冈，杀百余，生擒不计其数，客人受挫。

十一月九日平安南塘、沙岗乡勇千余，联合楼岗乡勇，分左中右围攻鸡啼营客村，杀客人三百多，夺回被掠去军械无数。因各路兵勇不守纪律，分散去抢财物，丧失斗志，客人知情，潜回击之，杀乡勇四十余人。随之各路乡勇互相埋怨，便四散回乡。客人探知情况，乘机报复，毁上凯岗为平地。浴水洞客人陷南坑、那梨、仕洞十余村。蒲田客人陷小湴、沙塘、新陂，势如破竹，^{*}土人皆望风而逃。

十一月十日小湴村被客人攻破，巷战开始，客人伤亡数十，后来土人气竭力尽，无法抵挡，客人杀老幼妇女四百余人，在后山焚烧。

十一月中旬客人陷区村、天村、湖边等数十乡。

十二月一日蟹钳客人陷牛江渡，在隔河土星转角山搭盖大棚，召集鹤山、高明、开平三县客籍数千人，谋破莲塘，以鲸吞上下两洞。

三日黎明，客人纠众由鹏楼、东边朗直劫至鹤洲洞、挖鱼窟、担谷路村，会蒲田客人于麻塘、斧头岭，又陷龙湾、吉乐等村。

四日高坪客人率队四出，劫掠土人，毁其巢，乃向东逸去，同日何村客人又会合陷圣堂洞数十村，复尽掠圣堂墟，所向无敌，因骄生惰，被塘龙泾竹头乡勇突起夹击，客人奔溃，误入天村湖，溺毙三百余名。土星转角营又为莲塘乡勇所破，并焚蟹钳、牛山、庐塘、草塘四客乡。

五日客人围攻莲塘及马龙塘两村，多为大炮伤毙，大败

而去。

八日，客人纠合大股，分数路出鸡啼营，客人从下凯岗过河，焚烧平岭及鹏岗，杀乡勇数名，浴水洞客人从大广凹直下乌猪冈，午后伍姓乡勇来援，何姓乡勇又从木龙陂过河拦截，在乌猪冈接触，客人不支，乡勇兜杀百余名，夺回被掠物甚多。

十八日蒲田客人纠合数千，派先锋队直到平安李拔渡头堵截援兵，随率大队攻破大江各乡，恣意焚杀，烟焰冲天，未申间四乡来援，横冲直撞，客人不能抵，为土人掩杀，追过斧头岭，计毙客人六七百，生擒不少。

是月末旬何村客人纠集大田、朗底客人数千围攻平塘村、十八乡、上下洞均遭其害，幸麻乡勇来援，恩平城勇又抵白水塘、山口拊其背，平塘人知外援已合，开闸夹击，客人大败，追至长龙，计杀五六百名。唯金石卡、那扶东山、赤水、大湖山、湾雷深井、横陂、那吉三洞各乡是时为客人陷。

咸丰五年（1855）正月初四日客人大侵平塘，邑绅梁石卿身先士卒，督梁、陈勇赴援，毙客人六百余。初六日客人复攻平塘失败，被杀四百余，后变计向南路攻那吉、横陂。十四日客人围攻马龙塘，无援兵，戌时遂陷，杀男女数百人。

三月初旬客人复陷那梨、大利，屠杀男女数百人。客人改变袭击方针，日潜夜出，土人被害比前更惨。时值饥荒，饿殍遍地。

四月廿九日大雨滂沱，鸡啼营客人乘机复陷下凯岗，隔河乡勇为河水所阻，不能赴援，坐观其抢掠。

五月初五客人纠合大队又围攻莲塘，制造木牛竹马以为可避炮弹，下置四轮，以利推进，唯莲塘炮台凸出围墙外，密开炮眼，随意可直射侧击，客人推轮前进，悉为炮弹所破，无不粉身碎骨，后不敢再犯。

十八日金鸡水客人聚众攻琅琊、石潭，为土勇所败，追过牙鹰石、高灯远照。客人又围攻石冈、牛路塘，为地雷所伤，乡勇乘势夹击，追十余里，毙客人百余名。

土客之争愈演愈烈，惊动上级官府，八月肇庆府派员到县侦查详情，撤换郭令，调吴信臣任县令。

咸丰六年（1856）徐公谕土客联和，客人阳顺阴违，土著回乡多为所陷，据情稟官，官府置若罔闻。

七月恩平、开平、新兴客人集中在县东，合攻松柏山各乡，围攻七昼夜，水泄不通，援绝，死者二千余，绅士14人，遗尸满溪，极惨，是土客之争以来受祸最惨酷一次。

咸丰七年（1857）——咸丰九年（1859）土客之争大斗不多，小争常有。客人居住多毗连县境土人乡村，往往越境二、三十里劫掠，土人寝不安席，枕戈待旦。

联和无效

咸丰十年（1860）邑绅主事梁元桂由京回恩，与邑侯刘维祯重议土客联和，通知客绅入城会议。大田洞客绅冯保三、殷户黄海东先到，双方订出协议章程，土客各立一局，主持联和事宜，谕客人还田交租，各管各业，客人虽满口答允，

而心怀叵测，不按章程协议执行，土人仍迭受其害。

五月早稻收，土人促客佃交租，客村良金不交，反殴伤土勇数名。官绅震怒，请阳江镇陈游府派拨兵勇在莲塘屯营攻打良金，月余未克，乡勇伤亡甚多，且军需又告罄，无法维持，迫于撤军。客人见官勇无能，益复猖獗。县土绅痛恨良金客人抗命，再筹军需购八门大炮扛回莲塘，准备再斗。

烽烟再起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土勇数千再讨良金。大炮百发无中，围月余，弹罄粮尽，又解散。梁元桂见土客联和无法凑效，离乡旋京。客紳冯保三虽是局主持人，时常与外县客人通消息，客人敢于反复，彼实主其谋。

六七月间高明、鹤山客人屡与土人开战，互有胜负，后鹤邑土人立局，制定措施破客人，大批客人逃避到恩平、开平。

八月开平马冈圩设立定胜局，攻沙田、浴水、尖冈、九了塘、鸡啼营客人，声势甚大，所攻客村尽被毁。

九月初客紳冯保三在恩平城总局与官紳虚与委蛇，探悉高、鹤、开客人败讯，知事情不好，急命黄海东回大田速援兵尖石，又遣人往五坑招集流亡到大田朗底之客人计袭恩平城，以为恢复。援军未至尖石，而开平定胜局勇已破沙田、浴水、范屋、鸡啼营，又克大沙、夹水两洞，堵截大田朗底客人，不能通过五坑。带信往五坑之人，为尖石土勇所获，尽悉其谋，密呈总局。土紳与邑侯面商，增兵守城，客人夜

袭数次，均被击退。冯保三知逆谋败露，夜贿冯德佩，在城基悬下过河南遁，被土勇截回，解县戮之。

大田朗底两洞客人闻头目冯保三被诛，心胆俱碎。土人在此形势下仿鹤山章程，莲塘成立奇胜局，攻良金、蒲田、三坑等处。歇马立恒胜局，攻双江桥、金坑、何村及朗底。恩城立大胜局，攻大田及沙冈、清湾，出击客人住地，战无不克，客人尽向东南两路逃窜。十一月末，逃难土人陆续返回家园。

为对付东南两路客人，十二月初恩城六行立捷胜局，攻南路大槐、那吉、横陂、那龙等处，客人多向东路那扶、金鸡水、大龙环、大门、深井、大湖山等处逃遁。

同年开平谭三才购红毛快枪数十支，邑绅梁石卿向谭转购十数支，客人不能抵挡向阳春、新兴遁逃。

恩开二邑立两堡堂又立万全局。两局土勇攻击数月未克寸土，因客人在信宜收“红巾军”流勇，得马队百余，善战快走，每战，马队绕土人之背，不战自乱，所以土人战则必败。

石冈村立两堡堂，清湾沙冈立连胜局，全县土著联合向客人进攻。

那扶、金鸡水客首领戴子贵自立为王，黄奕泰为军师，招集流亡数万，两堡堂屡攻不克。客人猖獗率众攻陷广海城，俘游击黄连安暨文武官员禁锢，杀军民数千，盘踞为寨，沟通曹冲，截劫洋船。

七月戴子贵率军侵阳江上洋、织𬕂，恣意焚杀，阳江全

县惶恐。时值梧州红巾军入高州，袭信宜，客人与其勾结，戴盘据织簷收红巾军残部，其势益大，阳江镇协再选精锐攻击，客人不支，弃上洋、织簷遁回大龙环、大湖山等处，四出劫掠。

适新任雷琼道英某携眷赴任，并有卓营军饷官同行，经大槐石峡处，客人抢劫饷银并掳英道眷属，后由邑侯与那扶营弁重贿客人赎回，英道返省面稟督抚，立派使吴昌寿带兵，收复广海，围五月余，分兵追剿。

八月两堡局使用新式快枪伏击马队，客人顿失所恃，不敢出战。两局出花红奖赏，土勇争先冲锋，破赤水，克东山。

九月末旬万全局破金鸡水客人，逐尽聚那扶大龙环、大湖山、大门、深井。两堡堂、万全局联合进攻那扶。阳江卓镇知客人弃营夜遁，知必退守那扶，即移营至那龙。恩城六行土勇又屯兵大槐。湾雷、蓝田、大亨土勇进攻大湖山、大龙环。广海兵屯大门、深井，客人遂被包围，饥寒交迫死者无数，染疫死者日数百人，已毫无斗志。

同治二年（1863）正月初一客人尽弃那扶、大龙环、大湖山、大门、深井，由横陂石峡遁往那吉沙冈、清湾、岑洞，复业土人奔避不及，多受其害。客人连日驱众直向阳春珠环大洞、瓦巷等处扫劫，土人闻风而逃。恩平土勇见那扶客人已去，即会合在该墟屯营。卓镇在那龙营闻客人劫掠阳春，即拔营追赶，兵至阳春，客人已劫至黄泥湾，并殃及新兴境内李洞、路洞、天堂等处。卓镇又追上去，客人已陷回龙、稔村，并围攻新兴附近店铺，抢掠殆尽。卓镇发轻骑数百，

星夜赴援，客人不敢接战，急遁八五坑，但该处地狭人众，粮食不敷。

五月初旬，客人率大队沿途劫掠，直至开平水口。土人仓皇逃走，被客人腰截，溺大河数千人。卓镇轻骑由高明至薛公岩，以拊客人之背。客人联五坑悍逆与卓兵战，客人大败，弃营走尖石圩。卓兵追至，客人复遁回五坑。卓镇分兵四守，水泄不通，客人无路出掠，人众粮少，人自相食。

客目戴子贵知势将复灭，不得已与黄奕泰自缚负刃带领悍逆百余到卓营求救，卓镇严阵受囚，连械解省。戴子贵恳乞督抚宪开恩安插边地。督抚宪见诛不胜诛，准其所请，令行卓镇择地分插，以散其众客人，乞安插恩开新三邑那扶、金鸡、大门、深井等处。

同治三年（1864）正月初二，卓镇在五坑点验，自请分插客人，派军官为先导，亲自断后，由水台、尖石直下牛江渡止宿，复由牛江渡经良塘、鸡心、石鹤咀、白沙路、热水、平塘、禄冈、塘劳、三坑、客人并肩蹑足，阅三日始过尽。凡宿营之处，官营居中，客帐附设四畔，客人仍敢夜出劫掠土人。越日，卓镇至恩城扎营文庙，百姓以卓镇不能制止客人沿途劫掠，颇有不满怨言，为报复，卓勇有单行入市间，皆被土勇暗杀。卓镇知情大怒，立发轻骑数百，分左右过河，绕税厂之后，土勇自乱四散。客人遂乘势抢掠六行铺户和河下船只，并扫劫附城乡村，卓镇乃鸣金收兵，三更造饭，五更传令军队及客人尽向东路那扶、金鸡、大门、深井、大湖山等处去，安插停当后，率领全军到省消差。

自卓军去后，客人乃四出骚扰，抢掠复业土人，越境三五十里行劫，其锋愈锐。恩开新三邑迫得再立局募勇，仍请谭在、关定烈为管带，设营白沙墟，挑选精勇，日夜攻击，连攻两月，客人大有立足不牢之势。五月客人弃东山、金鸡、赤水而屯聚于大湖山、那扶、大龙环。十月底湾雷土勇攻破大湖山、大龙环，客人尽聚那扶一隅，四面兵勇迫攻，粮食不继，疾疫又作，死者甚多。十二月末旬客人尽弃那扶等处，遁入那吉、岑洞、清湾。客人无粮，所过之处，野菜摘尽，在那吉四出劫掠粮米，夜则入境五六十里，剽劫土人，被害甚惨。

同治五年（1866）新任邑侯罗德辅，清介正直，甫下车，即捐廉募勇守城，谕绅耆再立局募勇。土勇克那吉，客人屯聚岑洞、沙冈、清湾，又出新兴、阳春劫掠。各县告急于肇庆府，肇协带兵守天堂、黄泥湾。土勇又克沙冈、清湾，客人尽屯岑洞，粮尽，又弃岑洞入阳春、新兴，意欲由新兴返五坑老巢，为天堂、黄泥湾官军堵截。土勇见客人夜遁，以为势穷远窜，可减勇省费。客人在阳春、新兴被官军截击，回探三洞，见勇营空虚，即率众复回，所有土勇营盘悉为所陷，毙勇千余。

五月初五日客人纠合大队，出攻十八乡，追杀土人至平富冈、大湾肚、五里营，适河流泛涨，无船可渡，土人被迫溺死者数千。罗邑侯闻讯亲带兵赴援，由西门出三坑至白水塘山口，断客人归路，与客人大战，平塘村勇开闸冲出，歛马，圣堂洞乡勇又到，四面夹击，客人溃败，追击数里，毙